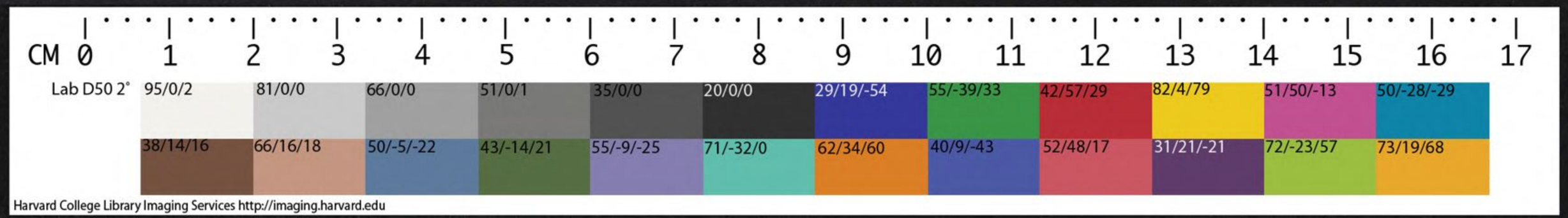
T/10/151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冒未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爲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惑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敦牡聲

商如梲反觀去聲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文王崩武王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文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泰誓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數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日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暑固不待辨而明也鄭氏箋詩維以爲暖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暑不可以爲寒固不待辨而明也鄭氏箋詩維以爲暖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爲建子之月而經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一年之首序言一四時之序又係之以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可以受土帝之明賜矣夫牟麥將熟

并去聲

於音烏治平聲

治平聲　煬上聲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自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長上聲　爲去聲

獨得其養舉萬民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云也流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湎彌兗反

炤烙音
袍洛謐
音密

陂班靡反剋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
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
任子弟也王高曰臺有木曰槮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刻剔剖割
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
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發文王之意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之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而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者也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也天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長上声
去入声
轻音仝

長上声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以上。聃二十六年。鈞以上。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予。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紂鈞乎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厎。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此所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事。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于民。民之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戊音茂○有攴止衛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徵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言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聞于上呂氏曰殘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臧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重平声
音鄧天於騫反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之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特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而西征。北狄怨。南而南征。西夷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奮也。凶殘。紂也。侵入紂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奮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昜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世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厥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絕結怨之實也。斮。側略反。斫也。音鋪。孔氏曰。斫而視之。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略反。痡。音鋪。孔氏曰。痡。病也。孜孜。勉勉也。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痛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社。所以祭天。祖。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作炮烙之刑。則其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

強。上声
如當葛反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四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后之君也虐我則讎之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滋

音尖

滅

皮爲反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果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一爵一賞非特一爵一賞必一賞多則有厚賞非特一賞必一賞多則有顯戮詔之顯戮則肆諸市朝以示衆庶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之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文考無罪受克亨非厥文考有罪惟亨小子

無良無罪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武王軍於牧野誓師戰誓也武王伐紂之辭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郊今衛州汲泰誓三篇因以泰誓古文皆有

衆前既有地名別之今亦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以黃鉞爲儀兵也麾揮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旅次卿也師氏中大夫也千夫長百夫長統兵之官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壘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諸侯而誓者

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矛其譬干。稱舉戈。戟。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干。楯。矛。亦故言柄。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惟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樂。不離如已。如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尊崇而信使之。以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去聲 降胡江反

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而成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而不勉於前三者。愚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其味之豈獨此爲全書乎。讀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中有武成二字。遂以

見音現

華茀化反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者。商建丑之月。不曰正而曰一月。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旁死魄。翼明也。先記王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某甲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門。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也。始生明。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是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盡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邰音台邠音豳

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是天下咸歸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王季能勤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

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于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指其父祖而言。周王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謂名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放陳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之慫慂。不可謂之獲。此愚謂獲者。得之云爾。郎泰誓仁人自商而來者。得之。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恭天成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卽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戊音茂 逎坊本作漊 漂紕招反

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諫反。○休命。善也。武王頓兵商郊。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怒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恤貧。大賚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于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主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長上声
夫音扶

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勉之以賞有功者報之以官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音釋已見前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月也詳見太甲一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厎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之也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率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名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名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愿謂獲者得之云爾卽奉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當在于征伐不然經傳皆無傳乎○正商之下也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西旦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吏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吏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

怒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正當在岡不率俾之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縫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正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既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武王新卽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周廟祖廟也侯衞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也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也周近而邦甸遠而尊也親而尊也○正當

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之成實基於此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正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也幣敬奉也篚竹器玄黃色士女士女喜周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

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
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
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
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也厚
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
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
天下無不勸之善大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
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
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此
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
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文序今
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
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
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
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
以未祭祀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
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
上下之文神人之序固如此也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
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
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
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下爲夫声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職曰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陻音殷汨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

法疇類斁敗錫賜畀與也洪範九疇洪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一至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騭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即九疇之敘○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人賜禹別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去去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庶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

故不曰曰而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者通乎微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恭者嚴整也乂者治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所以資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成其性也司空掌土所以居民也司徒掌教所以安其居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

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
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
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
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
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
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
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
過不及之差則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
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
非專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
斂而化所謂敷錫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
之極與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比德惟皇作極淫朋比德秉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比
位之人而無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
之有所取正其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而使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
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
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
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
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
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
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受之則
之受之隨其才而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好德之言汝於
中而有安和之色發於外來也曰予攸好德
是則錫之以福而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
者爵祿之謂或曰福非自外來也曰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全
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
之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

榮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遍矣

榮獨而至徵者也高明有位之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徵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畏高明榮獨庶民之尊顯者也各

人之有能有爲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富祿之也使進有才智者進也使進此言有位者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廉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予其不好德

陂音祕

蕩待郎反

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遵義也遵道遵路會其極也歸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味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

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志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之理。而反復推衍之。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天言純乎天。則天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之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極。庶民惟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變。和也。正者。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者。進退之用也。彊。彊梁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剛克剛也。正直之用。亦兩

頻普禾反

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于咎於皇極者蓋如此

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而僭上忒過也臣而僭上家諸侯必凶于而國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正之患如此忒而踰越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簡曰卜著曰筮

曆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筮之使之十筮也

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克也占二貞悔也衍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十筮必立三人以參考舊說卜有玉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卿士逆庶民逆吉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

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

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者有龜筮從而無益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言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敘驗也）

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而不失其敘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矣則庶草且蕃廡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孤突之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

滂郎到反

按蔡傳疑以雨屬水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滂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某事失則其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曰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

易去声

翀去声
宿音秀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風雨也民不言省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

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卿士師尹之常以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欲

難去声
橫戶孟反

也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好惡而應之以福以極故人之趨嚮無患難也彼好德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考終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無疾病而善終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天也禍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轉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以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旅獒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太保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名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之本序曰鳴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遐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遐遠也畢盡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盡一篇之綱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之類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王者以其德所致方

傳去声　盾徒本反呼去声屬音燭解於瀆反

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易去声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

應去声

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

行去声　累力僞反　簣求位反

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名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辭也。自乃丕至乃瘳。記丕吉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遺去声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二公。太公名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王。猶言其丕事丕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十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必謀及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墠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墠。

言絲

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郤二公之十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十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遘居候反○史乃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

任初休反

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于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考言武王乃能事鬼神而天之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祀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巫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材藝猶才能也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佑助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詹我。我其以洛語去声 屏畢正反 壁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卽。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壁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誥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堅。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

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體。王之命。而永終是圖。茲攸俟。俟能念我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

十書之賈。金縢以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覬音冀 覦音俞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

則是時成王之疑。周公未卜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穫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偶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

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

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接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既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詰詰多主于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予翼以于伯友逋逃予亦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侯甸男邦伯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誕敉文武受命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喪去声

歆發語辭也猶庶幾也接爾雅歆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也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未靖天固謀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

用而不行討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十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十之吉事故先發此以見十之不可違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誕天降威于殷使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

泯隕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今蠢今蠢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并音卑

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夫事我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我休美也吉也接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十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十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說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以爾庶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予卜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

王違卜之言也邦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易不違卜而勿征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哉予恤不可不成乃寧

平聲 考圖功 卯五剛反 我沖人 赤末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 信四國蠢動害及 爲皆天之所役使 者遺於我之身以 我沖人固不暇自 君於爾多士及官 勞於憂誠不可不 力致討可也此卓 責邦君御事之避 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相去聲 克綏受茲命今天 天明畏弼我丕基 敢廢乎昔天眷武 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卜而 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 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 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乎天明即上文所謂紹 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 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畢 閟吉祕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 之舊臣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 可征是也故周公直 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

否部鄙反易難去声
治平声
構居候反菑非持反

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慈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慈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昔前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昔

為去声
治平声

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昔前

謂其事之難。而曰若昔我之欲往。我亦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昔前

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兄肯爲之誅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未詰

蘇氏曰養斯養也謂人之臣僕者其可勤其攻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不救之意

王曰嗚呼肇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丕克尚恪

爾時罔政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也欲其舒放而不長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榮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暗知天命及天輔肆放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聞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爲迪知天命來可以爲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天棐忱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兄君讀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時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田畝乎

斷都元反
復音腹
知音智
與去声

人也予曷其極上。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十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上。
陳惟若茲我何敢欽用上。敢不從爾勿征
嗇夫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下而不
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上。固將伐之。況今十而并
所陳蓋如此。較此
命下。迪得人往推寧人不可不成之功
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
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
十之二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
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子。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爵。俾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爲賓。而奉其祀也。禮。典禮文物也。修其典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客。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嘆以客禮遇之也。振。驚言我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而大。

長上声
膰音煩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亦○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曾實侯

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則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誅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成王之賜伯禽之爻乎嗚呼往哉惟休無斁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有○天下古文皆有○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言周公何遽無一語以及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又謂寡兄而告其弟乎或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酒誥梓材以及武王爲稱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豈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叔虞在唐反在叔虞之後必無卽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衞叔封傳禮名公奠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衞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從去声 奉音捧 父音甫

行音杭
長上声
去上声

書經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言事亦甚勞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攻之。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去之謂明德。謹罰。文王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易去声
與去声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所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謹罰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

邶浦昧反鄘音容比毗至反衣去声

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嚚西土之人怙亦如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跻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作孚厥乃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赤勉為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唯氏曰殪戮武王之事也此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商分綏城朝歌以北為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以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

治平声行去声識音志分去声胖蒲官反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述○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乘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也始於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

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懷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謂往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行去吉

好去声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棐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

學言明德亦卒新民之終也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

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常之事用意如此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

盡輪其情不敢隱匿照舜典所謂宥過無大小

輪情者雖重必釋其情不可殺之意既道歐極

王曰嗚呼封有

也諸葛孔明治蜀服人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
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
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
勑也民其戒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
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殺之則截耳也刑之殺之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大者劓則刑之小者兼卑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則罰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於外事也臬法也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主朝之官職在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而未見其當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其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又曰要囚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丕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

斷都玩反　令平聲　剿牛例反則而志反　臬魚列反

中去声　少去声

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暨徒對反○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暨殛殛惡也自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由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于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弗慈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去声　常去声

弔兇矣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元凶大惡尤爲大惡而大惡者當慈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敬事其父紀慶壞子不敬事其父叫兇矣況不孝不友之人紀慶壞子不敬事其父

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甲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不孝

大戛。劓。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戛。乃引惡。惟欣慈。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

點反。○戛。法也。言民之不孝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紀。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

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則其刑罰。亦在厚而已矣。亦惟

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惟

背音佩

夫音扶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忍。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乂嚴之臣。乂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

勿用非善之謀非
古人之則敏德用以
之謀寬裕不迫以
若是則不汝瑕滅
而棄絕矣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
乃服命高乃聽用
康乂民肆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則失之汝其念哉呼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
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甲忽我言用安治
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
以殷民世享勿廢厥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
其國也世享對
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書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陳爲一人湯誓首稱一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陳君奭君陳書首稱君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

復音腹
沫音沫
爲去声
少去声

甚但既謂專誥慈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賓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之詁慈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兼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慈庶邦丞。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也上篇言文王是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慈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慈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可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誥慈亦諄諄以酒爲戒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慈庶邦

喪行並去声

邦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而以爲天降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

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

易去声

長上声
貢上声
養去声
洗蘇典反腆他典反

也。毋常於酒。其飲惟祭祀之時。惟曰。我民無至於醉也。

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可以謹酒。爲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或可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慶。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辭。庶。衆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順祖

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王曰封我聞惟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尚克用文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成之而見於行也畏天經其德而不變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尚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自御事而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乞力反很下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

荒朕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沈酗也受

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

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

非彝用燕喪威儀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煽

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

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

殺身而不畏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

羣酖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

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王曰封。予不

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暇亦不

不政者有所畏不服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

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

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

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

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唯。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父音甫
薄音博

民監。今惟殷監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勑丘八反圻與畿同○勑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御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以治內外。小大之官。皆有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以謹矣。服休服采。固欲知所以謹矣。圻父農父。宏父。迫逐命者乎。若農父之順其經界。以定法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父子政。官司馬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圻父農父。宏父。一國之視三卿者。若圻父之制殷人湎酒。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迫逐命者乎。若農父之順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制赤勑。勑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勑能勗之。而況勑於酒德。

書系

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佚失也。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有不忘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蠲乃事。時同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書經　卷四　十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故以爲簡編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之別。非有他義也。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猶名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民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名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名公進戒之言若出一意者此篇既不全而進戒爛前有用明德之語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于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編書者以與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後則臣告君之語甲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王則上不通矣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幸士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衆也徂往也往于官之長旅衆也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往往于官師師以官師爲師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

疾也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辟此章文多未詳
古衙反
爲去聲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
辟毗亦反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故武王以先
所以開置監國
之辟監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
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
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幸由
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
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
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
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乎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

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塓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塓奇寄反雘胡郭反
寄反雘屋
疆畔也畎古通水渠也塗塓泥飾也茨蓋也梓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
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
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
爲也疆畎既治則
墉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
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家
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
明德而懷來于土諸侯亦盡用明德而頀效
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

勞來並去声
監去声
讀音豆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及其疆土于先王也。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也。肆今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同文義之本不知其句讀之本不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若茲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語。則未必然也